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采集山地植物线路考略

屈小玲

【摘要】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进行广泛的动植物标本采集,中国西南山地植物受到西方采集者的重视。本文根据有关资料的梳理,考察西方植物采集者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时间、采集线路与集中采集地,揭示以英法国家为主的西方采集者如何深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植物采集的实际情形及其时代背景。

【关键词】 近代西方人;西南山地植物;采集线路;山地植物文明西传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4)06-0016-7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对长江流域城市的开放,天主教在中国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康区的传播与发展。继之,1885年缅甸与越南成为英法殖民地,西南地区的总领事馆、海关与领事馆的相继开设,以英法国家为主的外交官员、传教士、植物采集员、各种探险家以及旅游者联翩而至,纷纷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催生了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采集山地植物的热潮,持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进入线路,即是这一时期周边地缘政治变化的折射。本文意在通过对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山地植物采集线路的考察,揭示以英法国家为主的西方采集者如何深入中国内地西南地区采集植物的实际情形。

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取自下列研究:王印政《中国植物采集简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采集史》,与罗桂环《近代西方人在华的植物考察和收集》两文所载近代西方人在中国的植物采集名录及其相关资料^[1]。笔者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

考察,凡有关采集名录的资料引用皆出自这两篇研究资料,文中不再另作注释。

据研究资料梳理,近代西方植物采集者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先后有四条主要路线:缅甸—腾冲道;长江上游—西南道;越北—入滇道;西北连接西南道。按时间先后,西东北都有通道。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采集活动,与历史上西南地区及周边的地缘政治变化和对外开放有着密切联系。

一、缅甸—腾冲道:滇西北采集线路考略

从缅甸进入云南腾冲至滇西北,这一带有高黎贡山、横断山脉、哈巴雪山、梅里大雪山等,是植物生长最繁盛种类最丰富的区域之一。18世纪下半叶,英国即在东印度公司基础上,在印度东海岸加尔各答设立印度总督管理英国人事物。19世纪中叶包括印度、东北印度阿萨姆王国以及下缅甸上缅甸相继成为英属印度联邦,印度与缅甸连接一体。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即有英国人沿缅甸—腾冲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批准号:12BZS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屈小玲,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8。

道进入云南探险,其中亦有植物采集者。如英国商人J. Anderson,1868年自缅甸到腾冲停留近两月,采集近800种植物。从缅甸—腾冲道西进云南,沿保山、大理、丽江滇西北考察采集植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从缅甸进入云南西北的重要采集线路。具代表性的著名植物采集人有以下记载:

福雷斯特(G.Forrest 1873~1932)

爱丁堡植物园采集员。据载曾先后7次往返云南西北地区山地采集植物,时间主要集中在在1904~1926年之间。兹录其进入时间及采集地,从中可以窥见英国人从缅甸—腾冲道进入云南西北地区采集线路之一斑。

1、1904~1906年:经八莫—腾冲—龙陵—瑞丽—茨开—立地坪—中甸—丽江—鹤庆—大理—昆明—大理—腾冲采集标本。

2、1910年:从八莫途经腾冲—瑞丽江、怒江分水岭—腾冲—大理—丽江采集。

3、1912~1914年:沿八莫—腾冲—大理—丽江—永北—永宁—中甸—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更里山亚口—德钦—立地坪—线采集。

4、1917~1919年:经瑞丽江与怒江分水岭—澜沧江与怒江分水岭—茨开—德钦白马山—更里山亚口—中甸—木里—丽江采集。

5、1921~1923年:途经瑞丽江与怒江分水岭—洱源及鹤庆间山地—维西—独龙江—中甸—木里—丽江—永北采集。

6、1924~1925年:途经怒江—恩梅开江分水岭—澜沧江与怒江分水岭—维西—顺宁(凤庆)采集。

7、1930~1931年:除澜沧江以西地区外,重返上述各地采集。

综观福雷斯特所经历的采集线路,皆经由缅甸八莫—腾冲进入云南,往西北方向前行进入保山大理。大理北边鹤庆、剑川北接丽江,即金沙江上游玉龙雪山地区;再往北即维西、香格里拉、梅里大雪山下的德钦。其西即高黎贡山,沿途正是高山植物生长繁茂之地。从八莫至滇西北江河流域涉及瑞(瑞丽江)—怒(怒江)—澜沧江—独龙江,皆是由北而南

的江流,其植物采集线路沿大江流域北上,在江河分水岭之间的山地采集。福雷斯特在滇西北雇佣当地人组织植物采集,前后历时近30年。他在滇西北采集了31000余号标本,其中以高山杜鹃花属著名。对英国王爱丁堡植物园作为杜鹃花研究基地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因其采集获得英国爵士封号。

八莫—腾冲是南诏国以来的缅甸—滇境最近通道,同时也是滇缅之间的传统商道。缅甸八莫位于缅北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及其支流太平江汇口附近,系缅甸中部以北的水陆要冲,东行直抵云南腾冲。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记》所记,从大理西行—保山—诸葛亮城(龙陵)—乐城从西南入骠国境内,亦可从诸葛亮城(龙陵)正西—腾冲—盈江—进入八莫;反之则从缅甸此两道东入滇西—经保山—抵大理亦然。故大理西接滇西保山腾冲道,北接滇境西北。大理与滇西北在唐代南诏吐蕃时亦是通途,新兴吐蕃国在中甸金沙江上建有铁桥城,“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蛮书》卷六《云南城镇》),故自大理北上滇西北道路通达。

1897年,英国在腾冲设领事馆,1902年4月设腾冲海关,同时相继开设有奥地利领事馆、瑞典领事馆。在此之前,缅甸八莫—腾冲—大理是英国人进行探路活动的重点地区。腾冲海关设立以后,国内外商人以腾冲为据点,进行进出口贸易。八莫—腾冲—大理都是西方货物在云南的重要集散地,“棉花、布和线这些来自欧洲的货物是从八莫、腾越(腾冲)和大理运来的”^[2]。商贸通道已将欧洲缅甸腾越大理连接,故英国人从缅甸八莫—腾冲道进入滇西北的采集线路与商道不无关系,这些路上已经是欧洲商品与英国人进入的通道。

瓦德(F. Kingdon Ward)

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瓦德开始采集的时间晚于福雷斯特,从1911~1935年20余年间数次进入云南及藏东南地区采集。1924年以前,瓦德从缅甸—腾冲道进入云南的植物采集路线或是缅北密支那—腾冲—大理;或是八莫—腾冲—大理;然后从大理北上丽江,进入滇西北山区与江河流域采

集,下略介绍其采集路线:

1、1911年:腾冲—大理—维西—茨口—多克拉—德钦—巴塘——南行至澜沧江—腾冲采集。

2、1913年:密支那—腾冲—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多克拉—卡瓦卡宝—白马山—察瓦龙—怒江—独龙江—德钦。

3、1921年:大理经丽江—永宁—木里—腾冲采集。

4、1922年:八莫途经腾冲—大理—永宁—木里—丽江—更里山亚口—白马山—德钦—Yakaloz—菖蒲桶—贡山—南塔米(Nam Tami)—密支那沿途采集。

5、1926年在密支那和云南西部采集。

6、1930年沿密支那—梅开—西藏边界采集。

7、1935到西藏东南部采集。

其采集线路与福雷斯特大致相同,但进一步延伸到藏东南。滇西北与藏东南相接,瓦德采集路线从滇西北往东延续到木里藏人居住区(今四川西南境内),东北抵达巴塘(今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从滇西北往西连接缅北密支那,采集区域更为广泛。斯时,这一区域所经路线皆在西方人范围之内,腾冲有英国、奥地利、瑞典领事馆,有英国海关。大理、滇西北、康区一路当时都是云南教区与康区教区,大理是云南教区西部的重点,维西、磁扣、德钦、巴塘都属于康区天主教区。自维西以北德钦,上接藏东与川西巴塘,这一代都是藏民地区。法国天主教在这一带的传播与发展已站稳脚跟,沿途已经发展出天主教教区。英国人在这一带进行植物采集,更容易得到当地山民的配合。

因此从瓦德采集线路显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八莫—腾冲道已是通途。植物采集路线在滇西北东向四川木里,北向康区巴塘,西向缅北密支那方向延伸。这一带主要是英国人的采集点。

J.F.Rock, 约瑟夫·洛克

美国植物学家。1920年~1921年间经由缅甸、泰国登陆云南蒙自,从滇中河口、红河进入滇西北丽江、中甸、德钦采集植物标本;1922~1923又集中在腾冲—丽江沿途山地采集植物标本,涉足瑞丽

江、怒江、澜沧江流域。其植物采集基本上沿英国植物采集人在这一带开拓的采集线路进行了更广泛的采集。

八莫—腾冲道是传统古道。以大理为中心,从大理—保山(永昌郡)—腾冲—八莫乃东汉即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古道,唐代南诏国时已是发达的通途。与之同时,清代中期滇南思茅普洱茶入藏,经由大理进入滇西北吐蕃境,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联通昌都—拉萨,亦是茶马古道中繁忙的“滇藏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从八莫—腾冲道进入云南,上行至大理洱海地区进入滇西北采集植物,即利用了这条传统古道。

二、宗教传播与植物采集:长江上游—黔滇川道暨越北入滇采集路线

与法国天主教传教活动相联系,进入中国西南黔滇康区传教的传教士,不仅热衷于传教与民族风俗的调查,同时也热衷于植物采集。据载(同前),法国传教士是西方植物采集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传教士以及少许英国人沿长江流域进入西南地区,热衷植物采集,与长江流域城市开放,天主教沿江进入贵州及云南传教有关。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之后,继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署之《天津条约》后,沿江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开放,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进一步开放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水域交通线路,对于法国传教士与英国人已成为通途。自此法国传教士与英国人从长江上游进入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路线逐渐呈多样性开展。

(一)长江进入黔滇西南地区采集线路

1、法国传教士从长江上游入黔、滇采集线路

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令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变为合法,法国天主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在贵州的传教。1861~1862年间法国传教士进入贵州传教,黔中、黔西南、黔南、以及黔东都相继成为法国天主教传教中心,较为集中的时间则是在

19世纪末期,此后亦在云南发展教区。法国传教士的植物采集线路与采集范围也与此有关。下面几例即是以法国传教士为主在黔、滇的采集线路:

E. M. Bodinier 法国天主教神甫

1868年进入贵阳,此后数十年间在贵州传教并采集植物,采集标本送巴黎博物馆。

J. P. Cavalerie 法国天主教神甫

1894年从长江三峡进入贵阳; 1896~1901年间在独山采集; 1901~1909年间到平伐、都匀、安顺采集; 1913~1919年间在兴义采集; 1919年转至云南传教,在昆明和文山等地继续植物采集。

P. J. M. Delavay 法国天主教神甫

1882年6月~7月从四川三峡经盐津进入昆明,主要采集活动在滇境内。采集范围与其传教地区滇西北—滇东北以及滇中滇南一带相符合,先后在滇西北大理、宾川、禄劝、鹤庆、通海、丽江、贡山、德钦,滇东北的盐津、绥江、昭通、东川,以及滇南思茅等地传教兼植物采集逾十年。收获众多植物标本,约含4000种,其中有植物新种1500个,所采标本存巴黎博物馆,亦被录入以其命名的Plantae Delavayanae (A. Franchet整理编辑)一书。

F. Ducloux 法国天主教神甫

1889年担任昆明教会负责人。1897年后在昆明等中部地区采集植物标本,此后长期在滇中、滇东北、滇西北一带采集植物,先后涉及高明、禄劝、路南、弥勒、元阳、蒙自、东川、会泽、巧家、镇雄、大关、盐津、大姚、鹤庆、大理、宾川、丽江等地。采集植物标本约6000号,从中发现许多新植物。

E. E. Maire 法国天主教神甫

任云南代理主教。1905~1916年间其采集路线分布为滇中—滇东北—滇西北。分别在昆明、路南、建水、昭通、东川、会泽、盐津、禄劝、大理、宾川、丽江、维西、鹤庆、澜沧江等地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后在东川亡故,葬于昆明白龙潭。

以上足见法国传教士的植物采集与传教地点有关。依循传教区域的发展,法国传教士开拓了在黔中、黔西,滇中、滇东北的采集线路,并沿英国人在滇西北开发的植物采集点,深入滇西北采集。

从长江上游入黔入滇是司马迁《西南夷列传》所载战国中期楚国将军庄蹻入滇古道。“始楚威王时(前339~前332)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地,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便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率军经由长江上游巴地支流涪江溯乌江进入黔中,从黔中西进抵滇地。故沿长江上游支流进入黔滇是为通途,亦为法国传教士进入西南地区传道及植物采集线路。

2、以英国人为主的长江上游—岷江—四川康区采集线路

从长江三峡进入西南地区成为通途以后,不同职业阶层的英国人热衷于从长江上游北入岷江—嘉定水路进入四川与康区。从四川进入康区乃是西方植物采集者19世纪末期开拓的另一条重要采集线路。重要植物采集者有如下数例:

F. W. J. Gill 英国军官,地理学家

1877年经上海—汉口—重庆进入成都,沿岷江—理番(理县)—茂州(茂县)—松潘—黄龙—成都—雅安—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川滇交界处Tsaleh—德钦—大理—八莫采集。其线路乃是从长江沿江上行经重庆进入成都,植物采集则上溯岷江进入川西北、川西康区,从康区南入滇西北再进缅甸八莫,是为东进西出,采集线路主要在藏区。其所经由线路无疑是西方人早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条具有探险性质的考察路线。

E. C. Baber 英国外交官

1877年到重庆、成都、嘉定(乐山)、峨眉山、雅安、大相岭、宁远(今西昌)、会理、屏山等地采集,1888年又到康定采集。以上见出其采集路线从成都出发,集中在四川西南部民族地区境内。

S. A. Bourne 英国外交官

1885年间到重庆。途经泸州—永宁—毕节—威宁—昆明—元江—普洱—思茅—元江—石屏—蒙自—广南—百色—南宁—都匀—贵阳—重庆采集植物标本。其采集线路经长江上游重庆—泸州入贵州,西进昆明,在滇南及相邻广西采集,从贵

阳返重庆,是为巴—黔—滇通道。

从长江上游宜宾溯岷江北上嘉定(今乐山),深入四川境内峨眉山、瓦屋山进行采集,继续西折打箭炉(康定)地区采集,也是19世纪末西方植物采集者在四川境内及川西康区的重要采集线路之一。著名记载如下:

E. Pratt 英国人

1887年来华,沿长江经九江—宜昌—重庆—长江上游宜宾,北溯岷江—嘉定—峨眉山—瓦屋山—泸定—康定—折多山—康定北部采集;1890年又到嘉定,途经峨眉—雅安—泸定—磨西—峨眉采集,其中发现众多花卉与植物新种。

E. H. Wilson 英国园艺学家

进入中国植物采集活动始于1899年,1903年来华以嘉定为中心从事采集。三次深入康区康定、两次到松潘,四川成都以及西南宝兴、峨眉山、瓦山、瓦屋山考察;1904年从成都出发往川北绵竹、江油、平武、松潘又采集植物标本;1907~1908年间又经长江上游进入四川宜宾,沿岷江河谷上溯懋功—康定大炮山—峨眉山—康定—瓦山—瓦屋山沿线采集标本和种子等。其在中国采集数年所获植物标本共约5000种,出版以其命名的植物书籍 *Plantae wilsonianae*(3卷,1911~1917),有700余种种类,其中包含许多新属与新种。著名新属有七子花属(忍冬科)、大血藤属(大血藤科)、山白树属(金缕梅科)、牛鼻栓属(金缕梅科)等。

C. K. Schneider 奥地利树木学家

1913年来华,1914年3月自昆明—金沙江—安宁河—宁远—西昌—螺髻山—盐源—永宁—丽江采集植物标本。在西昌螺髻山发现云南铁杉;会理、木里采集高山植物标本;在丽江发现丽江云杉。重要标本存维也纳。

W. Limpricht 德国植物学家

1913年自汶川—康定—巴塘以北采集标本;1914年途经重庆—成都—汶川—懋功(小金),又西折德格—巴塘—里塘—丹巴—康定—道孚—甘孜—大炮山—重庆沿途采集植物标本。

长江—岷江—嘉定水道是连通长江—宜宾(西

汉时“楚道”)—嘉定—成都—西北岷江的传统水运交通。从长江上游宜宾北入岷江,上溯嘉定,或继续北上成都,沿江上溯四川西北西部康区;或从嘉定登峨眉山、瓦山、瓦屋山,再上行西进康区,是为西南地区西南夷先秦时代即有的交通古道。从雅州或从成都往上西北行(松潘地区),或西行康区(今甘孜地区),经巴塘—昌都—拉萨,康熙年间开始即是著名的川藏茶马商贸古道。即从巴塘—理塘—南下德钦入滇境,也是滇藏茶马商道,沿途人马商队繁忙。故西方人在川藏区内的山地植物采集线路,并非行进在人迹罕见之地。1904年著名的英国园艺学家E. H. Wilson从成都出发往川北绵竹、江油、平武、松潘采集植物标本,沿途即是人来熙往的商贸通道。故从长江上游北上岷江深入四川境内名山以及西部藏人居住区,交通皆水陆两便。

3、越北—昆明:滇越通道与滇南滇境采集路线

1897年、1898年法国与英国相继在滇东南蒙自与滇南思茅设立领事馆,以利云南的茶叶输出。越北红河与云南元江—水相连,继之以越北海防—昆明滇越铁路修通(1910),越北—昆明成为通途,因此经越北入滇成为西方植物采集者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另一条采集线路。按年代先后兹举较重要采集者如下:

A. Henry 英国外交官

1886~1892年间任职于云南蒙自(蒙自1889年开埠),在红河沿岸森林中发现野生茶;1896~1899年间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等地采集了15万份植物标本,发现许多新属和新种。

H. Leduc 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890~1891年间在蒙自周围采了430种植物标本,送巴黎博物馆。

H. Handel~Mazzetti 奥地利贵族,植物学家

1914年从越南海防乘火车到达昆明,北上禄劝、安定河,过金沙江北上到会理、西昌和大凉山,发现重要杜鹃花属标本,并抵达盐源,经木里、永宁抵丽江、中甸,又上溯原路经盐源返昆明。开拓了从越北北上,渡金沙江直抵川西南盐源,西行经木里连接滇西北的采集路线,至1916年结束。大凉山

和木里是中国西南山地杜鹃花属的重要产地之一。

H. Smith 瑞典植物分类学家

1921年经河内到昆明,前往滇西北中甸、德钦采集;南下蒙自、思茅;又北上宁远(西昌)至成都采集标本。

云南南部蒙自、思茅海关开埠与领事馆的建立,向境外开启了大门。云南产品与欧洲商品皆经由蒙自、思茅出入,尤其是滇越铁路修通,更缩短了云南南部直通越北海上交通的距离。据当时进入云南南部考察的法国探险家记载:蒙自城“宁静安谧,但平淡无奇。居民对来来往往的白种人早已司空见惯,我们的经过也显得若有若无”^[3]。西方人植物采集线路所经地区的欧洲商品已经随处可见,当地居民对欧洲人的出现与共处已经习惯。西方人经由滇越铁路进入云南进行的植物采集线路,即出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滇越道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古道。蜀国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灭亡之后,蜀王子泮率领部分军民南迁进入越南雒国,即从元江南下红河迁徙越北。汉晋与唐时有进桑古道与步头道联通滇越,越北与滇境东南部、滇中水陆相通。

三、从西域青藏高原进入西南地区:西北—西南道环线采集路线

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人沿中亚、西域进入中国西北青藏高原,也成了考古学家、探险家与旅行家青睐的重要区域。一些植物采集者也沿着中亚西北南下西南植物采集。兹举例如下:

B. C. Szechenyi 匈牙利伯爵,探险家

1879年从西北青海、兰州祁连山—嘉峪关采集南下,经康定—巴塘—云南中甸—大理—缅甸八莫沿线采集,从缅甸返回。所采标本中有百合科新种、兰科、报春花科等。

Prince Henri d'Orleans 法国亲王,探险家

1889~1895年间与友人自帕米尔高原入新疆,经罗布泊、阿尔金山到西藏,转巴塘、理塘、康定,

经富林(汉源)、西昌进入云南;经昆明、蒙自、曼耗到河内。并于1895年再次往怒江傈僳族一带采集植物与动物标本。Henri亲王共采集420种植物标本,其中有80个新种。植物标本见于De Paris au Tonkina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一书。

J. A. Soulie 法国天主教神甫

1889~1897年间到西藏、四川康定、东俄洛一带采集,往西至云南西北贡山茨开(Tsekou)采集,所采标本收藏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H. Bower ;W. G. Thorold 英国军官,英国医生

1891年经西藏拉达尔、奇林湖、拉萨,沿藏东昌都,经巴塘、康定、雅安沿线采集,从西藏进入四川康区,共采集150种植物标本。采集路线将西藏与西南康区连接,藏区植物采集受到重视。

J.F.Rock(约瑟夫·洛克) 美国植物学家

1924年从木里经四川到甘肃采集。1925年到青海湖、甘肃即祁连山采集。1928年到康定、巴塘采集。采集大量标本,其中包括多数新种。尔后长期居住丽江,1950年离华返美。

此一从西北甘青南下西南的采集路线,系古羌人从西北迁徙南下通道,即今之所谓“藏彝走廊”,是为历史上横断山脉的民族迁徙通道。

从西北南下进入西南康区的植物采集路线,出境或西出腾冲—八莫入缅甸,或南下元江—红河进入河内(1910年始可乘滇越铁路火车),抑或在藏区与川滇之间逶迤采集,足见西方采集者进入西南的采集路线,已将缅甸—腾冲道,长江上游—黔滇道,长江—岷江—康区道,越北—昆明滇越道诸条采集线路联通,东南西北路路皆通。

结 语

综观以上描述,近代西方人士从各个方向汇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植物采集,开拓了多条植物采集路线。联系上述西方人士进入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路线及植物采集,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认识:

1、近代中国西南地区周边的地缘政治变化,

[法]Gabriel Bonvalot, De Paris au Tonkin a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 Franc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92。共507页,其中有百余张亨利·菲利普亲王(Prince Henri d'Orleans)对西藏植物所拍图片。

使中国西南成为一重要的中心地带。

自长江沿线城市对英法殖民帝国的相继开放,中国西南地区西部的印度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联邦,越南从法国的保护国到成为殖民国,西北中亚、新疆,以及西藏成为西方人探险与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区域以后,中国西南地区周边的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满清王朝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西南地区成为西方殖民地的近邻,更由于交通的通达,从而使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一个与英法殖民地疆域直接接轨的中心区域,迅速地使得中国西南地区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并成为西方人在中国植物采集的重要区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的传入,英法海关、商埠以及各国领事馆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设立,使得中国西南地区既是英法等欧洲国家传教士、外交官、军官等职业人士活动的区域;也是地理探险家、植物采集员,以及旅游爱好者纷至沓来的地区,展示了近代中国西南地区与欧洲文明的联系。

2、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线路,乃是西南地区传统古道商道交通。东汉永昌郡即南诏古国滇缅商道;汉晋与南诏时滇越通道;先秦庄蹻入滇的长江、黔、滇通道;长江—夔道—岷江入川通道;茶马古道川藏道、滇藏道;以及西北青藏高原南下“藏彝通道”。这些商道、古道在近代西南地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中,分别建有教堂、海关、商埠,以及领事馆,欧洲文明进入。

3、西方人在中国西南山地采集植物标本及植

物移植,具有山地植物文明西传意义。

西方人植物采集线路深入到西南地区各个山地,涉及地域主要为民族地区。包括滇西北白族、彝族、么些族、傈僳族、怒族、藏族;黔滇苗族、仡佬族、布依族、侗族等各民族;滇南傣族等濮族系民族;川西南藏族、彝族;川西北羌族、藏族以及川西康区藏族等,采集线路几乎覆盖中国西南地区整个民族区域。

西方人在中国西南山地植物采集以花卉及植物为主。其中花卉有典型的杜鹃花属、报春花属、山茶花属、菊科等。以英法在中国西南地区植物标本处理方式为例:英国采集的植物标本及植物大多送回伦敦皇家植物园丘园与苏格兰皇家爱丁堡植物园,供标本收集及研究与花卉移植栽种。标本收集丰富了英国园林植物种类的科学考察,花卉移植栽种无疑丰富了英国的园林花卉栽培。法国所采集的植物标本主要送回巴黎自然博物馆与巴黎植物园,主要也是用于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与花卉移植。其它如奥地利、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的植物考察也送回很多标本,但相比于英国和法国对于植物标本和移植的规模,重要性较小。

西方人在西南民族地区对山地花卉植物的采集、移植与标本制作,与商贸交流不同。山地植物是中国农业植物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地植物的西迁是中国农业文明对西方世界的贡献,无疑具有山地植物文明传播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印政.中国植物采集简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采集史[M].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一卷)[M].科学出版社,2007.658-704;罗桂环.近代西方人在华的植物考察和收集[J].中国科技史料.第15卷第2期,1994.17-31;E·布莱特施奈德.先辈欧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J].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海,1881;E·布莱特施奈德.西人在华植物发现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J],1898,2卷;E·H·M·考克斯(E. H. M. Cox).在中国的植物猎奇(Plant-hunting in China)[M].中国和西藏边界地区的植物探寻历史(A History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and the Tibetan Marches)[M].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再版;彼得·瓦尔德.中国园林植物考(Garden Plants of China)[M].1999;彼得·瓦尔德.中国园林(Gardens in China)[M].Timber Press,2002.
- [2] 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14.
- [3] 亨利·奥尔良著,龙云译.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8.

(责任编辑 邹一清)

Investigation into Sichuan Silk Industry of Investigation Group of 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

Geng Sheng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Sichuan has been the big province of silk produ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Zhang Qian discovere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y also discovered bamboo cloth called "Zhu Zhang Qiong Bu" in western regions, it is clear that they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earlier than Zhang Qian (139 BC). With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main body of southwestern Chin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he silk road, especially is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entrance base, products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Southwest, northwes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jointly formed the world-famous three major parts of the silk road. In Sichuan, mulberry planting, silk reeling, and weaving fabrics were developed, raw silk and the silk products were transported to other provinces in southwest regions, and sold well in south, southeast and the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It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and foreign economic, cultural, political and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Frankly, until the late-Qing dynasty, Sichuan silk industry was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survival, but far behind the times. In the climax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mechanized production, Sichuan also stick to the convention and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this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Group of 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 investigated Sichuan silk industry. Their investigation was thorough and detailed, with the vision of "others" analyzed the status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at that time, and forecast its future. Their investigations, for today, it is still benefit, and also is the witness of history.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Group of 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 Sichuan silk industry; silk road.

Personal profile: Geng Sheng,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Beijing 100732

The Lines of Westerners Collected Mountain Plants in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Xiaoling Qu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esterners came into China for widely collecting animal and plant specimens, and they were focus on the mountain plants in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is paper will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line and zone for western plant collectors in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to reveal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to explain the reason how westerners

entered into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Key words: modern westerners; mountain plants in southwest region; collect lines; mountain plants' civilization to western world.

Personal profile: Xiaoling Qu, professor, Educational Schoo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8.

Prosperity and Inspir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Zhang Qian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commercialization level was hig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broke the boundary of "Shi" and "Fang" in urban cities, formed

the new forms of social life, bought rapid altern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e layout. Worldly pleasure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life outlook and consumption view,